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 第九尊 戲珠羅漢

尊者名般若多羅，宋時人，生東印度國。早年出家，有志克繼佛事。始事一比丘，粗能料理支費，而於經義漠無知識。尊者曰：「此非吾師也。」遂舍之。繼事一比丘，頗能訓解文字，而於經義尚有依回，尊者曰：「此非吾師也。」亦舍之。三事一比丘，道超頓悟，可稱上上乘矣，第相逢之晚，從游未幾，師即逝去。尊者曰：「吾命真厄，吾數真奇也。自後一味自修自證。古人覆土成山，磨石作鏡，皆有志成事者也。吾何不益堅乃心，高不陟顛，淵不徹底不止矣。」精思之極，神明通焉，夢寐之中，嘗有得道比丘揭其奧妙以告之。尊者得夢中指點，有如揚輝秋月，萬頃澄然者矣。遂作悟後之詩： 藏身無跡更無藏，脫體無依便斯當。

古鏡不磨還自照，澹煙和露濕秋光。

南印度與東印度乃西方唇齒之邦也。南印度國王素性好善，專意崇奉佛教，本國僧尼請建梵刹，不吝千金以鼎創之，外國比丘遠來提化，不吝珠玉，以施予之，以故，國王奉佛之聲洋溢中外。尊者以佛教信心於國王信耳，遂肩行李至彼國行化。入其疆，至一古寺投宿，其寺建在險峻岩上，每晚寺中燈明如晝。尊者自證得道，名譽未甚彰大，彼寺僧人亦未甚奇之也。尊者本晚在寺中，親見彼僧每晚只哄鬧道場，全不在宗旨上契悟，遂有感，作長短句，志一時經見之事。其言曰：

不須驚，不須怖，走馬臨崖收不住。

千年燈，萬年燭，寸絲不掛全身露。

有一僧人竊聽尊者之言，知是得道比丘，特自延入僧房求濟度。尊者不言，只吟一律云：

夜來靜坐一爐香，終日凝然萬慮忘。

不是息心除妄想，都緣無事可商量。

僧人聞言，遂悟道場鬧哄皆粗也，願北面受教，尊者納之。次日入國中，同見南印度國王。國王曰：「水向石中流出冷，風從花裡過來香。禪師遠來能清寡人煩燥，馥寡人腸胃耶？」尊者曰：「要飲無上清泉也，須從石中流出。要披無上香風也，從花裡過來。」國王聞言大喜，施以無價寶珠，願奉國以聽其教命。遂見其三子以從，尊者見國王三子皆奇偉可渡，欲試其所見，遂以寶珠玩弄掌中，戲問三子曰：「此珠圓明，有能及否？」長子、次子同聲言曰：「此珠七寶中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，其尊固無喻也。」二子就珠論珠，不知會悟於性靈上論無價之珠也。獨第三子名菩提多羅者曰：「此珠僅僅世寶耳，未足為上，必諸寶中無價無論，法寶為上。此光僅僅世光耳，未足為上，必諸光中不熄不滅，智光為上。若明是寶，寶不自寶；若辨是珠，珠不自珠。論心而不論物，惠己而又惠人，始足以闡此珠幽賁。」尊者曰：「二子之論，守經固常，多羅之論，通變達權。經常不足，權變有餘，與其守固不化，寧通達無膠。多羅超出一家談，其辨不亦慧哉！」遂作數言美之曰：

美玉藏頑石，蓮華出淤泥。

須知煩惱處，悟即是菩提。

復問曰：「汝明於論珠，必通於論相，世間於諸物中何物無相？」多羅答曰：「於諸物中不起無相。」尊者發歎曰：「三子一胞胎所生，胡智愚相？越之遠。國王惠我以無價寶珠，物之美者也。我亦以無上寶珠惠施其子，人之美者也。物寶不如佛寶，珠明豈若性明，國王有子，可以不死矣。」遂將宗旨傳示其子，且授以偈云：

心地生諸種，因事復生理。

果滿菩提圓，華開世界起。